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小說日報

枕亞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三日　癸亥年七月十二日　星期四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The Novel Daily

第二百五十五號

今日三張售大洋三分

本館設立上海望平街三馬路口

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厘長期面議

印刷者明光印刷所上海派克路中八十九號

大來汽車公司

本公司專備各種新式汽車出租車身華麗座位寬舒行駛穩快鐘點車輛車無不全備今因開幕伊始格外優待價額特別克己各界士女賜顧自當竭誠歡迎　北四川路宜樂里口二九六號（近上海大戲院）　電話北四〇三九

天七盧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見一斑·暫寓浙江閘堰下埠葛天寄廬代接處上海新世界前大北地毯公司楊君天津特別區十號起士林行張君北京西直門站長張震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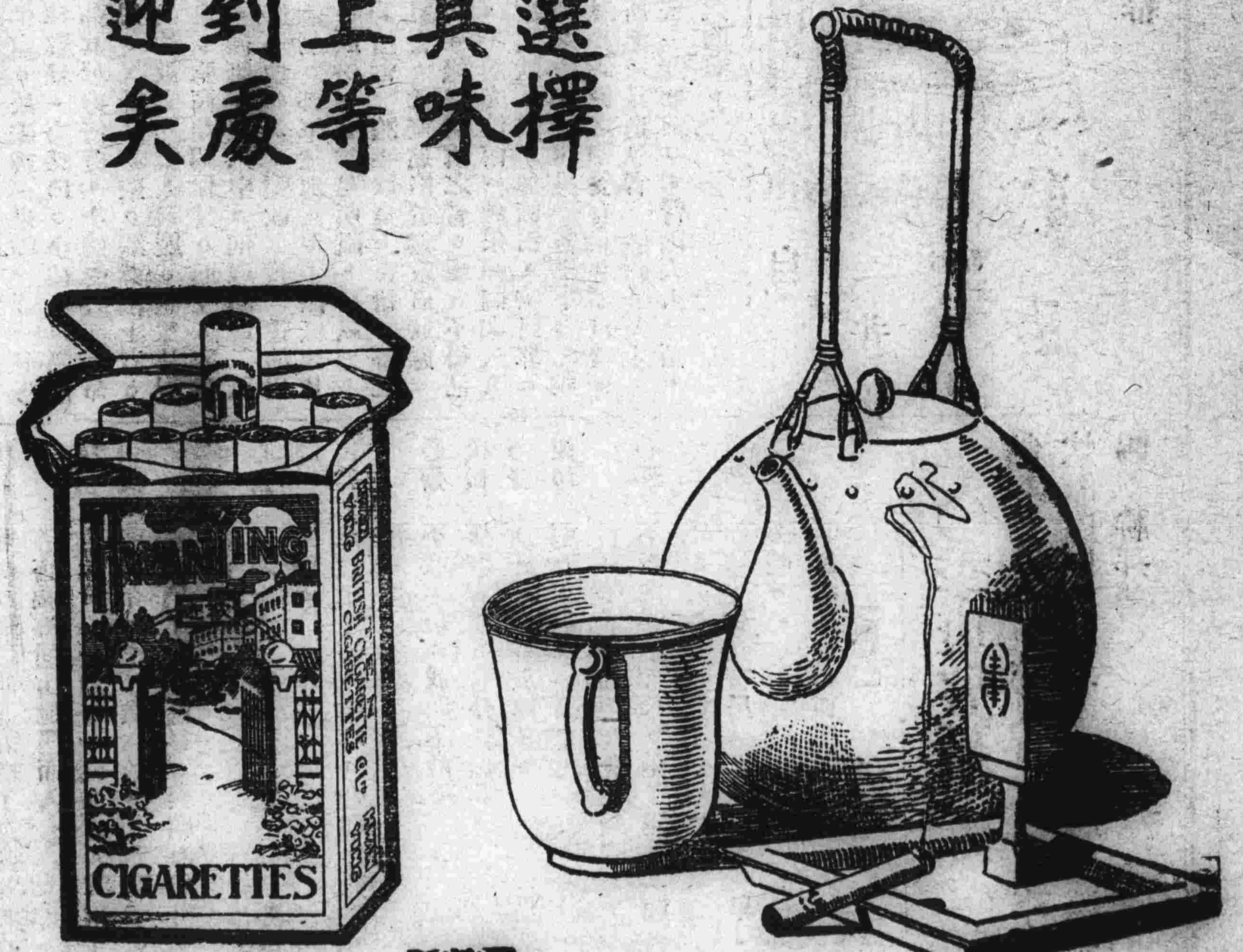
許廑父招收遙從弟子

一學額暫定五十名　一學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　專學小說者倍之如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卷者另議增加（第二年學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宣布）　一課藝以每十日為一期每期由廑父寄題作課　一學科凡中國新舊文學如論說尺牘公文小說傳記譜文及各種實用之文皆在教授之列其專學小說者就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家庭社會滑稽等門類及文言白話新體等作法均按期更換以資普習　一小說筆記等課卷較優者得由廑父介紹至各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廑父處為將來組織社刊及各種公共事業之費　一學生滿五十人時即行着手組織社刊社刊之組織法及社名公議之　社刊未組織前得以小說日報及情雜誌代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日報及情雜誌只取半價如限於財力不能購閱者由廑父備資在各該生有課卷披露時購贈（一分）　一除評改課作外（評改作兩事觀廑父向來改課極注意批評俾學了解文法較易得益）廑父當以讀書心得便於自修之用者印寄各生為研求之助　一諸生應用書籍由廑父按驗各人程度代為擇定如購寄不便並可由廑父代辦大概較平常稍廉（大多數書局皆所稔識可照同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人自理　一本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其因障故不便相見者可互易照片以代面晤（如至發達時則尚擬舉行星期茶話會等藉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　一諸生所用卷紙概由廑父寄發以昭一律而便評改不另取費　一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廑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　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通函修正之　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歡迎牌香烟

烟取其氣
茶取其味
茶味清香
烟味醇美

因烟葉選擇最優故其味美如飲上等龍井茶到處受人歡迎矣



浙江義橋醉石居編

本報各稿均有版權不准轉登翻印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胥為海上名人彙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定報	全年	半年	三月	一月
報費	拾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贈品	金手表一枚	十四開金約指一枚	情雜誌五期	情雜誌兩期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為限過期無效郵費在內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觀音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爐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宋鈞瓶一件周鼎一件粉定磁一件貓兒眼四粒趙子昂插頁八張以上諸品均為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意者請來接洽

上海法界八仙橋中法學堂北一號孫耨塵啓

幻社設立分社通告

本社總社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十三號現因蘇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起在蘇州城內紫蘭巷東口廿九號內設立分社凡蘇州社員可就近接洽為荷本社之好青年自治法現已出版每冊售洋三角社員對折為優待外界起見來函附郵票二角即行寄奉一冊

上海總社啟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枕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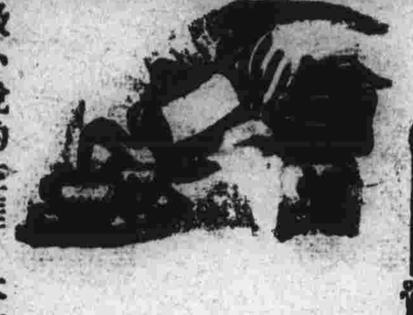
為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為多情人。而其夫人蔡蕊珠女士。則為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為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尚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蕊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倘祈不吝賜教為幸。

許廑父 李定夷 潘无朕
郭元覺 孫綺芬 趙眠雲
吳雙熱 鄭逸梅 俞天憤
仝啓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為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言



苦話

季康

做小說的生涯。本來比了拉黃包車還要苦惱。做小報的編輯。益發苦惱。簡直比馬路裏的討手都不如。今天沒有雜俎稿。明天沒有小說稿。東拚西湊。勉強敷衍了過去。終沒有好東西可看。預備給人家訕罵。只要有一些認識的朋友。信兒雪片似的發出。哀哀乞憐的求點稿子。那幾位好的給你一二千言。否則睬也不來睬你。甚至回信來譏誚你幾句。說你冷板凳戀戀不舍。這個大原因。便是經濟支絀。登了稿子。沒給酬潤的緣故。本來吃筆墨飯的。絞了腦汁。都希望相當的代價。沒錢的應酬了一次兩次。第三次就得讓編者受冤。其實編者何嘗有戀位之心。實在也卸不落馬背。沒有法子呢。這種苦衷。殊非局外人所能知曉。

更正 昨日小言標題『風涼話』誤為『月冷話』合應更正

苦思記

『三』 王森林

小婢應曰。少眴有要務至觀前街。偏覓鑰匙不得。心甚忙急。故差婢子來詢少爺一聲。……主人不待辭畢。夷然曰。余往日無過問鑰匙權。局知其珍藏何處。小婢受窘而返命。而主人文思。又受一打擊。躍然紙上者。僅一春字。灼灼放光。耀人眼簾。瞿然注視下方寸如亂麻。胸鬲煩悶作楚。而主人容益沈。思愈苦。握筆作五六字。則以墨塗二三者數數。斯時心地如炙。頓改常度。遂演出最後一幕之趣劇。擲筆於地。用手撕紙作片片胡蝶。背後籐椅。亦為足所蹴。仰臥地上。尚不能洩其積憤。隨手取桌上書籍。擲之牆角。且擲且詈。此室遂陷於無政府狀態。忽有大聲叩門。繼以嬌嗔之音。主人不得已。啟戶相延。則粉光溶溶。神采如鶴之夫人也。睹室內凌亂狀。以手加額曰。筆何罪。書何罪。吾夫又中小說迷矣。苦思半日之成績若此。可見小說家之學養有素。名重當世。非貴公子所能一旦造就者。然而吾夫……。語未畢。其夫一躍而前。兩臂圍夫人之頸。與之接甜密之吻也。

自悔井

鄭介石 黃冠卿 合編 『廿』

第一幕

復初　福海。你領他進去換了衣裳出來。「心齋福海同由側門而入

復初　太太。自此以後。福海有人管束了。

張氏　福海今年十二歲。讀書也要緊了。

心齋換了一身藍衫。與福海同出。氣渡溫文。

心齋　多謝大人厚待。「作揖」不知公郎幾時開學。

復初　以後不可如此稱呼。吾稱你先生。你稱我東翁就是了。

心齋　不敢不敢。我訣不敢。

復初　無容客氣。名分當然。

心齋　如此。只好放肆了。

復初　福海。過來拜過先生。明日黃道。即行開學。一切要聽先生教訓。

心齋　不敢當。不敢當。免了罷。「福海跪下三拜。心齋還了一拜」

復初　你領先生到書房休息。明日一早。即去讀書。

「福海心齋由西門而進。

「閉幕」

◯季康啓事

敝報稿件甚缺鄙人實難為無米之炊海內同文務求不吝珠璣源源惠賜不勝拜禱

徵求郵票各件

一　中西郵票公司章程
二　各國舊郵票(百種起碼)
三　歐美郵票交換處地名
四　中國舊郵票(百枚起碼)
五　中西郵票舊報
六　各國郵票價目等書

凡關於中西郵話郵識郵票新聞(雖剪自報章雜誌亦可)又中西各項貨品樣本營業提要目錄規則章程等類如蒙　割愛見賜當以惠寄之多寡奉酬書籍文具或現金藉答盛意

收件處(一)湖南辰州杏湖冲五六號全球郵票蒐集社熊宴秋(二)沅州北街內閣巷鳳凰熊鹿齡(三)辰谿裕楚煤礦公司熊六公(四)上海東有恆路蘇華藥　黃冠卿

王景石　左腕書字　右腕書畫

癸亥六月第五次重訂

楹聯　四尺四元　每增一尺加二元　丈以上倍之
堂幅　三四尺六元　每增一尺加二元　丈以上倍之　畫加倍
條幅　四尺三元　每增一尺加一元　畫加倍
橫幅　照堂幅例　畫加倍
壽屏　五尺每幅三十元　六尺四十元　八尺六十元
匾額　尺方每字三元　尺外加倍　二尺外再倍
扇面　書畫每二元
手卷冊頁　每尺五元　畫加倍
碑銘墓誌　另議

墨費加一成　大篆山水加倍　金箋加半　書紙不拘
不書先潤　墨定期取件

收件處　上海　上海寧波路各大箋扇莊　豫園宛委山房　法界霞飛路貝勒路民生女學校

申明由小說日報介紹者祗收墨費一月爲限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插班生廣告

(班次)分手工專修科初級中學科藝術工讀班高級小學科初級小學科幼稚舍六部除各班均招收一年級新生外其餘各級亦有餘額可補(資格)國文清通有志女紅者得入手工專修科欲求女子正當之生活技能而無力求學者得入藝術工讀班(不收學費)有高級小學畢業程度或有同等學力者得入初級中學科一年級初級小學畢業者得入高級小學一年級在同等學校修業滿一年者得插入二年級年在六歲以上者得入初級小學科一年級同等學校修業滿一年二年三年者得入二三四年級五六歲之小孩得入幼稚舍(報名)自陽歷七月一號起至八月廿五號止爲報名期間報名時隨繳保證金一元(考期)帶各班均於開學前三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分別試驗(考試科目)初中及高小科國文算術英文手工專修科及藝術工讀班手工初小科國文算文術幼稚舍無須試驗(考試地點)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貝勒路口本校(開學)陽歷八月二十九號即陰歷七月十八日(章程)備有詳章程函索即寄但須細附郵票三分

可聽。世界之大。眞無奇不有也。民國十年夏日。上海主日學推行會舉教職員交誼會於狄司威路美國鮑愛時女士寓所。余亦與焉。茶點罷。吾友陳子哲祥。出賽銀食匙一枚。交衆人檢過。幷無機關。置桌上。即曰。吾仿伍博士靈魂攝影法。能攝諸君之照像。不論何人。背余對銀匙照之。則所照肖像。深印在匙中矣。謂余不信。請一試之。言竟。即走至室後。且闔門。座中某君。短髮蓬鬆。鼻架眼鏡。依法取匙照之。仍置桌上。令陳子出。陳子周視家人畢。右手取匙。左手作握空拳狀。檢之再三。即曰。匙中影像。似甚熟識。即以匙交某君曰。汝試觀之。匙中頭髮剪作平頂。鼻架眼鏡。固汝之照像乎。合座皆咋舌。歎爲絕技。

(關鍵)本套爲連當戲法。預令助手雜在觀客中。當陳子檢視食匙時。助手即按照所照人之手足動作暗示之。如某君兩手置膝上。而翹起右足。助手亦仿之。故陳子一出。即知某君。緣作檢視再三者。實裝腔做勢耳。

暑夜的夢

顧肅良

還夜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周的樹木。枝葉交互。倒影在地上。一動都不動。眞是熱得像洪爐一般。我和家人納涼豆棚下。啖瓜揮扇。不敢走進屋子。一直坐到三更。覺得有些倦意。始各上牀去睡。

一陣陣刮面刺骨的西北風。不住的吹到我身上。門外的雪花。在空中飛舞着。簷頭冰柱。足有二三寸長。這時我身體抖個不住。鼻涕水。滴々落下。好像傷心人的眼淚。那些有錢的人。都拖着皮袍。裹着大衣。有的圍爐取煖。有的溫酒消寒。多麼寫意呀。低頭看看我自己。祇穿着一件百結洋紗長衫。頭上沒有帽戴。足上沒有襪着。指寒欲裂。齒戰有聲。苦哉苦哉。何以卒歲。自知必定要凍死了。

蓬……蓬……蓬……呀。原來是南柯一夢。可是身體倒覺得非常涼爽。絕似晚秋天氣。那知不多一會。一顆々的汗珠。又從皮空裏。鑽出來了。

兒女金鑑錄

(二百念四)

海虞徐枕亞　會稽蔣箸超　合著

卓見殊堪欽佩。然宗彪果允姻者。我輩不幾枉呷一杯媒酒耶。仕槐曰。子亦大躁。以吾所知。祁氏女早已字人矣。即未字人。親事亦必不允。惟宗彪雖粗魯。而其子頗不易欺。幸也適逢其會。春闈在即。諒他不久束裝耳。松人此時細味仕槐之言。着實有理。幾如游夏不能贊一詞。惟口中連呼好朋友。且曰。此計若遂。亦我吐氣時也。

不言仕槐陰謀事。余書又折而述祁氏矣。爾日自孝陵回寓。綠雲猶很很詈松人不止。余夫人曰。余非頑固之見。女子總以守閨爲是。世之浮薄少年。如龍松人輩者。滿目皆是。特好遊者不自檢耳。往事已矣。道來日之車未爲晚也。綠雲又服夫人之量。不止再越數日。公署開[illegible]。宗彪仍[illegible]署辦公。時也日影酣酣。風情款款。陌柳垂黃金之色。溪梅掛白玉之條。殘餘之臈。況無多。得意之春風。有信。德尊北上。此其時矣。余夫人平日雖極坦懷。願以南北風俗互殊。氣候遂異。亦諄諄以珍重爲囑。遊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線。此時之德尊。蓋不堪絕讀此句矣。德尊行後。莊姑頗形枯寂。蓋平日兄妹之間。討詩論文。儘多樂趣。於此驟失良伴。益起旅居之感。時以歸里省其母氏。母氏則見於德尊南旋後再行議及。莊姑亦無可奈何。惟日與綠雲閒談以消沉悶而已。此時龍松人輩。乃極意奉承宗彪。

⊙怕熱與不怕熱的二種人

前人

怕熱的
▲熱心人
▲熱中人
▲仔豬議員(金錢爲議員惟一的目的金生火)

不怕熱的
▲冷眼人
▲冰人
▲冷血動物

圓滿（續）

侘傑生

一天。綺霞在家中沒精打采底坐着思索。一會兒忽然想起赴洋的志願來了。當下便寫了一封信去。約了猗姑出來。同他說明情由。這一天。他們兩人鑿鑿談了有四五個小時。後來到臨別的時候。還免不掉大家灑了幾點淚。那猗姑自從和綺霞分別了以後。伊在家中。便天天的掛念着他。好容易一天忽然來了一封信。那猗姑一接到手。便歡喜得非常。好如見了他面似的。急忙拆開來看。誰知那封勞什子的信。不看則已。一看那可不好了。竟把伊快活的面龐。頓變成很淒慘模樣。那時伊的眼眶裏。竟似鮫珠般底掉下淚來。原來信上寫着的。都是傷心語。却不是別樣。竟是一張絕命的遺囑。可憐那猗姑受這一激後。伊的神經。便改了常態。有時候。竟狂呼亂喊底吵個不了。好似惹了瘋魔似的。直把他的父母愁得沒法可想。也只好由伊去鬧。如今又要說到綺霞。究竟是爲了些什麼事情。以致自盡呢。那綺霞別了猗姑後。次日早晨便附了些行李。搭了外洋輪船。嗚嗚底去了。那船裏倒也很是舒服。不過他是未曾出過門的人。偶然憑窗開眺。一見了海天一色的景象。便觸動了望洋興嗟的念頭。他暗暗的想着。我童綺霞此番赴洋。是願希將來學成歸國。顯親揚名的。那時候。合第增光。骨肉歡聚。是多麼快樂呢。唉。如今可不然了。雙親早已見背。又乏兄弟姊妹。異日仍不免孤獨伶仃。有何興趣呢。再想想。神州前途茫茫。那些軍閥官僚。只知爭權奪利。以致匪徒猖獗。民不聊生。外患日逼。眼見大好河山。恐怕要送在他們的手了。唉。我現在不若也效了潘烈士。作了厭世派。免得日後做亡國奴隸。來受這般恥辱。他越想越氣。更加心碎了。便長長的歎了一虹氣。急忙寫了一封信。丟去桌上。也不顧甚麼。就往窗外一跳。這一跳。非同小可。竟把他的身子送入大海洋去了。那時候。船上的人。連忙來救。已是來不及了。但見桌上放着一封信。那船上的老大卽將此信收藏。以備通知他的家庭。那綺霞在海面上漂漂蕩蕩的竟成了一個浮尸。幸喜那天恰有一隻赴洋的郵船。那郵船上幾個水手。正在那裏打千里鏡。忽的看見遠遠浮着一人。便急忙得背了救命圈都投海來救。好容易把他扶到船上。由郵船上的醫生。把他灌醒了。便問他的姓名住址。他方說了童綺霞三字。冷不防鮫外竄進一個人來。原來那人非是別人。却是綺霞的同學。那位同學和他元是很知己的。今天見得度更生。便祝頌歡聲。當下即談了一會情由。那同學便對他說道。你既然有此志願。極因鼓勇前進。爲國增光。方不負爲一個好男兒。奈你此刻了却了餘生。豈非前功盡棄。這便算你畢身的志願嗎。他受了這位同學的一番教訓後。從此便在學問上用功。後來到底得了個博上名銜。歸國轉來。他一到家。他的嬸母幾乎要不認識他了。何以呢。因爲他去後已有七八年了。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猗姑。那時便連連的呼着。啊呀。不好了。啊呀不好了。急忙飛也似的往蘇宅而來。他一進了門。卽口口聲聲底呼着。猗姊呀。猗姊呀。那猗姑自從得了病後。天天臥着。差不多要待斃的神氣了。今兒忽聽得有人喊伊的名字。伊便碰命底跳下牀來。這時綺霞飛也似的冲了進來。二人正撞個滿懷。他們一見了不覺呆了半晌。方然大家抱頭的哭起來。當下綺霞便將一長一短的事情。從頭到末底告訴伊聽。那時蘇宅主人。瞧見他們這般底親熱。便將好事成全了他們。流光如水。現在他們已有一年多的夫妻了。有時候。見他們手挽手的行着。在郊外散步。那時正是濃桃艷李的當兒。綠草盈野。青天當空。遙望一對倩人。唧唧噥噥底私語着。再加那樹上的鳥雀。嘰嘰地喧噪着。莫非是賀他們已成了圓滿的快樂嗎。哈哈。那纔可算得是醉人的春光哩。

「完」

更正　二百五十三號本報小言。『交友最難』第四行這是普『通的。狠容易揀擇。有一班朋友。裝足了仁』義面孔。自『通』字至『仁』字。漏去十六字。合亟更正。

最近

一百騙案出版

處世防身　人人宜閱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是書爲郭元覺先生最近撰述郭君歷任軍政學報各界要職文筆高超見聞廣闊書中所述離奇案件甚多五花八門最饒興趣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末談亦可作處世防身之借鑒也

現金徵求詩文小說百字十元詳章刊入本書上卷首頁請閱者注意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震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

寄售處　上海望平街小說日報館

甘爲兒孫作馬牛

顧肅良

古語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這話說得何等透澈。何等沉痛。可是天下做父母的人。不論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那一個不情願做兒孫的牛馬。像我鄉有個名叫程桂森的。含辛茹苦了半世。沒有享到一些安閒的清福。成日價東西奔走。席不暇暖。他兒子程蔭棠。倒衣必文繡。食必粱肉。手戴眼鏡。光芒閃閃。撩得人眼欲花。一天到晚。跟着一班紈袴子弟。錦繡王孫。馳首縱鴿。鬬鷄射鵠。或逛茶樓。或叉麻雀。胡天胡帝。呼么喝六。這幾樁家常便飯。頑得厭了。便在母親跟前。撒了一個謊。拿了雪白的銀圓。紅綠的鈔票。到上海去白相一週半月。大凡做人的母親的。愛他的兒子。比珍珠寶貝。還要加上十倍。而且他膝下祇有一個蔭棠。怎不唯命是聽呢。蔭棠度那無憂無慮。逍遙快樂的光陰。誰不艷羨他。還有那些歡喜逐銅臭的人。見了蔭棠。都春風滿面。爭先恐後的。恭維他一聲少爺。或是一聲小財神。蔭棠聽受那班人的榮譽。自然手舞足蹈。樂不可支。怎能相得到。我的少爺小財神的頭銜。是父親手足勤勞。忍飢耐寒。辛辛苦苦。替我掙下來的。又怎能想得到我現在揮霍的金錢。是父親一滴滴的汗血換來的。話到桂森少時。本是個寠人之子。父母雙雙病亡後。孑然一身。饑寒交迫。幸賴他父執中。有個叫這王老六的。薦他到一家豆行裏。做個苦力工人。他進了這家豆行後。自慶得一棲枝。吃着二字。可以不必掛在心上。努力地去做那工作。毫不偷懶。店主見他勤勉。年年增加些薪俸。這樣五六年。已略有些積蓄。他不甘居人籬下。仰人鼻息。就辭了生意。自己把這筆錢。開了一爿豆腐店。闢了一個蓄牧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年首做到年尾。年尾做到年首。吃的是粗糲。穿的是粗布。若要教他浪費一文。比要他的性命。還要肉痛。這樣二十年。居然掙下了十來萬家產。問舍求田。蒸蒸日上。這時。人人都說桂森。既有了如許家貲。對於吃着問題。可以舒服些了。可憐他天生賤骨。吃也如故。着也如故。祇落得他兒子蔭棠。天天胡鬧得不亦樂乎。

奇妙之留聲機

王蘭蓀

紙軸一幅。上有戲名五種。懸於壁上。近壁處置一小桌。演者盤膝坐桌下。面向外。以必不能見紙軸爲度。令一觀者。以手杖點軸上之戲一種。口呼贊成二字。桌下之演者。立能自唱卽點之戲一段。毫無差誤。

（關鍵）用紙軸一幅。上書戲名五種。如三娘教子。空城計。李陵碑。硃砂痣。獨木關等懸在壁上近壁放一小桌。演者盤膝坐在下請座中人上前。以手杖點之。如點在硃砂痣上。則演者當報。『某某人客串唱硃砂痣一段。』乃唱本戲二三句可也。此種戲法。演者須與副手密約。將軸上之戲目。分甲乙丙丁戊五部。以手勢之動作爲標準。如手在髮爲甲。在面爲乙。在目爲丙。在鼻爲丁。在口爲戊。開演時。副手混坐於觀客中。待觀者點何種戲目時。則以何種動作表演之。惟坐不可過遠。恐演演者目力所不及。倘演者不能唱戲用小調代之。

銅元變成票鈔

前人

銅元一枚。以紙包之。少頃。卽變爲鈔票。亦能仍將鈔票變爲銅元。

（關鍵）四五寸之厚紙一張。包成方包。照樣兩個。將二包背對背貼牢。預將鈔票藏於下面之紙包內。演時將上面紙包。揭開示衆。其有鈔票之包。隱放紙背故看不出。置銅元一枚於上面之包內。仍舊包好。令人踏在脚下。於放入脚下時。暗將包子反轉。則銅元之包在下。鈔票之包在上。少頃取出。將上面包子解開。則變成鈔票矣。如欲還原。將鈔票之包包好。再令人踏在脚下。仍反一轉身。取出。則返本還原矣。

靈魂照像術

黃冠卿

今當科學昌明之世。而聞談鬼者。必嗤之以鼻。然伍廷芳博士。謂實有之。嘗發明靈魂學。能以魂形立於目前。並可攝其眞相。則鬚眉畢呈。或與之對語。則淸晰

大贈送

新發明　玫瑰酸梅精　檸檬嗬囒粉

●每人備酸梅精或嗬囒粉一瓶。即一夏平安。

●酸梅精乃解暑止渴之清心劑。每水一磅。只須滴入數滴。賴化學之作用。立即變為酸性涼液。飲之香涼甘美。止渴生津。當此醋暑。誠衛生家所不可少之一種飲料也。

●嗬囒粉亦清心解渴消食健胃之良劑也。每水一磅。加入此紛一食匙。以箸調之。立即汽泡澎湃。突騰不已。飲之與最高檸檬汽水一檬。亦家庭中解暑應備之飲料也。

●以上兩種贈物。每瓶原價一元。今為贈送起見。減為每種大洋五角（計算每瓶須折本二角二分餘）

●本公司向章。祇有批發。不設門售。故此次之贈送。無論本外埠。都以函購為限。到門恕不應命。函購郵票十足通用。寄費每瓶大洋五分。來函須書明本公司二號營業部收為要。

●再此次之賤售。以本公司為限。本外埠各代售處。仍售每瓶一元。幷不贈送。各界幸勿誤會。

●歡迎本外埠各寶號代銷。利益優厚。函詢即復。

●上海高昌廟中華果汁公司廣告

西洋幻術學社廣徵免費社員

本社以研究西洋幻術。改良吾國舊有之戲法為宗旨。設立研究講習部。出版幻術眞相雜誌。編譯書籍。發賣器械。創辦伊始。特設優先額一千名。免收社費。函索社章及幻術眞相者。請附郵票六分。

社址上海山東路一六九號

金鐘牌化粧品

花露水　生髮香油

上海香亞公司製

亞光圖畫函授學校招男女生

（科目）水彩油畫等十門
（學費）祇收四元至六元
（校址）杭州姚園寺巷
（章程）函索郵票二分

星光

內容計刊短篇小說二十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最上等瑞典紙精印潔白素雅因為每篇有銅版撰述人的小影不容你不加考究啊諸位先生們諒來小說雜誌也看得不少了做來做去總脫不了幾位鼎鼎大名小說家的著作但是常常讀了他們的作品欽仰之下有感於不知其生平小史和軼事為悵悵麽不妨不妨星光裏每篇小說之首均有撰述人小史並小影附刊的非但能夠明白各小說家的小史軼事還可以一睹丰采呢星光裏的小說撰述者都是主任烟橋趙眠雲二先生的好友均是精心的作品不比胡亂出錢買得到的敷衍文字所以更是不可不看的

發售處蘇州桒市星社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蝶影雜誌出版預告

蝶影是一種袖珍雜誌為北京李瀛州君主編著作者均係海內外文豪每期百餘頁載稿十餘萬言創刊號九月初出版內容有短篇二十餘篇長篇三篇銅版插畫十餘幅印刷精良每期二角全年二元郵費每本二分全年二十四分郵票代價不折不扣預定者另贈民生月刊六期八月底截止代售者百冊起碼先交證金五元按折計算

凡愛閱小說者幸勿失此機會社址北京紛房琉璃街八十三號

二徐書約

「以一方尺為度過則遞加」

匾額　每字四元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五尺六元　四尺四元　三尺以下二元
楹聯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五尺四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屏幅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幅同
坑屏　每條二元
冊頁　每件二元
楷扇　每面二元（細楷不書）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一」篆隸加倍「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索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三」壽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四」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五」外埠函索郵費自給「六」油光劣紙不書「七」磨墨費每元加一元

金石潤例

天嘯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每字　一元　「餘不刊」

民國十二年五月　虞山徐　枕亞　天嘯　重訂

收件處上海　交通路中清華書局　各大局　號

暮夜遺懷

（辛亥代友作） 孫綺芬

秋聲生古樹。。月景鎖高樹。。夜半起徘徊。。愴然獨泣下。。人生縱百歲。。能得幾日暇。。勞勞過駒隙。。冉冉隨蝶化。。襪線恨無長。。偏爲人作嫁。。案牘勞其形。。寒暑無晝夜。。試問諸軍徒。。三年猶一赦。。此役經十霜。。胡不返田舍。。田舍近瀟湘。。一葉時往駕。。垂綸復采蓴。。江花自開謝。。

仙人掌

前人

一掌凌虛出。。獨將天柱擎。。爲雲復爲雨。。指破世間情。。

孤雁

前人

一聲遠離羣。。孤鳴月下聞。。翼舒天地闊。。端不礙浮雲。。

勿用隨筆

勿用

▲讀南華之夢鄉

勿用夜讀南華齊物論。反覆味之。嗒然若喪。有客推門入而揖曰。先生形如槁木。心若亂麻。思何深。人貴修養耳。紛擾奚爲哉。盍從吾遊。以舒所懷乎。夜深矣。辭。客曰。人世皆醒。子獨夢夢。不吾遊。不足以醒子之夢夢。乃隨之以行。行數里。曰。不遠矣。未幾。至。無高亭大榭山原[illegible]麓之觀。風雲鳥獸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清靜寂滅。意者天下之無爲鄉也。曰。如此奚樂。歸乎休。客曰。止。先生不知此鄉之樂耳。使先生知此鄉之樂。恐先生流連而忘返。有說乎。曰有。忽榮忽辱。是謂黃粱。忽樂忽悲。是謂南柯。忽生忽死。是謂化蝶。今先生不能悟澈其因。以超象外。而役役與世俗相浮沈。何自擾若此耶。且世之無黑白久矣。先生砥砥然黑黑而白白。果以爲黑黑歟。白白歟。不知黑白云者。黑白而黑。白黑而白。唯其黑白而黑。白黑而白。故曰。無黑無白。無白無黑。唯其無黑無白。無白無黑。故曰。可黑可白。可白可黑。唯其可黑可白。可白可黑。故曰。何黑何白。何白何黑。則是先生黑黑而白白。猶白黑而黑白也。徒違乎世耳。同世榮。違世辱。非辭福求禍而何。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先生不聞乎。今是鄉也。無黑黑而白白。無白黑而黑白。黑者黑之白之。白者白之黑之。亦可以葆光矣。先生不欲黑白加於人。亦不欲人之黑白加諸我。寧不樂居此耶。勿用聞而笑曰。樂哉其然乎。言未既。聞僮呼曰。醒矣醒矣。遽然而覺。曦光滿窗矣。顧僮曰。吾安在。客安在。鄉又安在。僮曰。有子有在。有在有客。有客有鄉。無子無在。無在無客。無客無鄉。客之在。鄉之在。在於有子之在耳。曰。唯唯。吾覺矣。顧視案上。一卷南華。依然猶在。噫。此客也。殆所謂羽化之仙耳。此鄉也殆即爲其所居之鄉耳。而吾不能究其竟。姑援筆而記之曰。南華之夢鄉。

泣珠集

（三十）

敬挽蔡蕊珠夫人

珠江漁父

莫作人間薄命花
東風太急幔難遮
紅顏未委魂先斷
玉骨長埋事又差
多少隱情沈碧海
淒涼遺恨付啼鴉
傷心豈獨秦嘉哭
木石吳兒聽亦嗟

開篇忍讀鼓盆歌
往事悲君喚奈何
正喜閨中同水乳
那堪意外起風波
明珠縱返終留憾
破鏡難圓更待磨
如此生逢兼死別
可憐申浦逐銀河

蛇影杯弓暗惹譏
豈關婦道有乖違
含冤畢竟無懷璧
守苦分明尙結衣
井臼雖勞知固願
家庭遇變欲何歸
不如騎鶴瑤池去
謝盡浮塵萬是非

多愁怎怪病多侵
雪壓紅闌力不禁
易簀難謀兒女面
續絃強勸丈夫心
良緣再世誰能卜
因果今生悟已深
祭罷荒墳三尺土
徐郎血淚早沾襟

孫緯才 父子醫院 專醫花柳病

梅毒 淋濁下疳 橫痃疥癬 各症 均用德國特效新藥 注射每針一元 功大效速 立可斷根 金針注射聖藥驅梅德國六零六 保險斷根決不復發 定價格外低廉

診所 上海法租界中法學堂隔壁父子醫院

送（花柳病消滅法）詳述個人對於花柳病前後調[illegible]普通臨時等各種預防秘法並被染後各種調理法及醫治梅毒淋濁下疳橫痃等秘方 各埠索函附郵四分即送一冊

軼聞偶述

甄少珊

明季。武昌王生。軼其名。以俠勇聞時。城中有劣史。苛虐無人理。民忍苦不敢言。生因上書規之。史置之不答。生怒。夜手刃之。逃隱山中。削髮爲僧。諷經之暇。練習兵法。如是者有年。會流賊張獻忠。圍武昌。守將戰歿。城將陷。生聞之曰。吾可以畏罪而不救人於水火乎。於是束裝見軍吏曰。前劣吏乃吾所殺。今來此將破賊以贖罪也。吏諾之。於是率軍出戰。距軍士皆以賊軍銳不敢當。生泣勸曰。彼勢雖大。然皆烏合。不足畏。吾義不忍與賊同生。吾爲國死。諸公得鄉里。武昌苟完固。孰與乞命狂賊。虜囚受辱乎。衆壯其志。於是開門襲戰。生執雙刀。馳駿馬。軍士奮挺隨之。直前陷陣。賊駭亂却退。遂解武昌圍。顧生以猛進。身受重傷。翌日竟歿。於是合城人悲之。爲設廟拜祭。至今猶香火不絕云。

花史輯覽

（五）

海虞 兪天憤輯

西漢

▲惠帝

『綱』五年十月。桃李花『漢書』

▲文帝

『綱』六年十月。桃李花『漢書』

▲武帝

『綱』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蓉芙『南方草木狀』

『綱』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台。台上得白珠如花一株。『洞冥記』

『綱』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如荷。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名曰望舒荷池『拾遺記』

『目』漢武帝時。海中有人。乂角。面如玉色。美髭鬚。腰蔽槲葉。乘一葉紅蓮。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書。自東海浮來。俄爲霧迷。不知所之。東方朔曰。此太乙星也『拾遺記』

『目』漢武帝寵李夫人。取玉簪搔頭。後宮人皆效之。玉簪花之名始此『羣芳譜』

『目』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西京雜記』

『目』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嘗于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道山新聞』

『目』漢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奉黃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買笑自麗娟始『羣芳譜』

日月無光齋筆記

玉棠

朱厚生

朱厚生杭州某村人也。幼爲匪人掠去。及長始歸。家人詢以往事。矢口不言。靜默寡言。而善家居。不輕越雷池一步。善縫紉。所製極精巧。故生涯頗不惡。家以小康焉。一夕暮雨昏黑。村中犬吠狺狺然。夜半羣盜呼嘯而至。家人驚駭失措。時生尙未眠。取門門一。躍出橫擊之。盜衆不能敵。羣竄去。事聞於里人。始知生負有絕技去。村有酒肆。某日來一游方老道。形狀古怪。于思剌剌。如水潭老蛟。入坐舉作牛飲。盡百觥無醉意。酒能長揚而去。店夥索資。老道囘身以拳折棹橙曰。苟再索者。當如此。衆乃弗敢聲。生在旁怒曰。何物妖道。汝識朱厚生乎。道怒。揮拳而擊。生迎擊之。颯颯有聲。既而道忽顚出丈外矣。生笑曰。技止此乎。去休。勿再自誇也。道流血被面。赧顏而去。